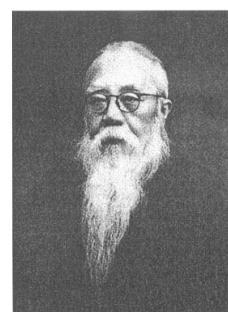


## 弘一大師圖論之二： 弘一大師與馬一浮法緣之詳論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弘一大師的出家與馬一浮（圖一、二）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倆的相識當是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之間。當時弘一大師（當時的李叔同）正在上海南洋公學就讀，受業於蔡元培，而馬一浮此時亦在上海遊學。有關他倆當時的交往情況，現在很少有資料可考。有人曾提到弘一大師與馬一浮在上海曾共同發起成立「天馬會」，但馬一浮自己卻聲明沒有此事：



圖一：馬一浮像

溯不佞與法師相識於滬上，在壬寅、癸卯間（引者按：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其後十餘年未嘗得見。直至民初，法師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始復相過從，迄於出家受具。此數年間，時接談論。前此法師有天馬會之設，不佞初未與聞。此與事實不符，當係傳聞之誤。[註 1]



圖二：弘一大師（右二）與在俗時友人合影，右一為馬一浮。



圖三：弘一大師出家時的杭州虎跑寺山門。

由此可見，在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的時候，他倆只是初交。而弘一大師到杭州後情況就不同了，他倆同城居住，交往的機會自然增多，尤其是大師在杭州虎跑（圖三）實行斷食修煉後，對佛教的興趣日增，自然會更加親近這位深居簡出的佛學大師。

弘一大師年長馬一浮三歲，但在佛學方面，他一直把馬一浮視作良師。這種情況跟蘇曼殊頗為相似。蘇曼殊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覆劉半農的信中說過：

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機也。[註 2]

大師也對他的學生豐子愷說過：

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個，生出來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書之厚薄），而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還不及馬先生之多。[註 3]

當然，弘一大師（當時的李叔同）與馬一浮的交談也並不是全談佛學的。他倆都是書法大師，彼此也有關於書藝的交流，甚至還都愛好古琴。後來的女弟子袁卓爾在〈一代儒宗，高山仰止〉[註 4]一文中提到：

據說太先生有時還為他們（指馬一浮的外甥、外甥女——引者註）撫弄七弦琴（太先生精通音律，他室內牆上掛著一張琴，卻很少有人有幸聽他彈琴）。

看來馬一浮是不常彈琴的，但他卻與弘一大師有過這方面的交流。例如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馬一浮曾給弘一大師寫信，說：

壁上琴弊，向者足下欲取而彈之，因命工修理，久之始就。曾告徐君，便欲遣童齎往。未辱其答，恐左右或如金陵。比還杭州，願以暇日，枉過草庵，安弦審律，或猶可備君子之御耳。[註 5]

當時大師兼任南京高等師範教職，此信估計是寫往南京的。李叔同擅長西洋樂器，但從此信中可知，他也懂得古琴。

相比較而言，弘一大師與馬一浮之間的交往，更多的還在於佛學方面。他從馬一浮那裡請了不少經書回去閱讀，並從一九一七年下半年起發心食素，又在他自己的房間裡供起佛像來。大師對虎跑已經有了感情，年終放年假的時候他不回上海，再次赴虎跑過年。他住在方丈樓的樓下，只覺得趣味無窮。

馬一浮有一位名叫彭遜之的朋友。此人先是與馬一浮一起研究《易經》，兩人一度頗合得來。此時，彭遜之請馬一浮介紹一處清靜的寓所。因大師曾在虎跑斷食修煉，說他說起過那裡的清靜，馬一浮就介紹彭遜之到了虎跑。一九一八年正月，彭遜之也曾與大師同在虎跑。正月初八日，這位彭遜之忽然起心，當即出家了。此情此景，使大師深受感動。他原以為自己從佛的信念已夠堅定的了，沒想到這世界上還有像彭遜之這樣即修即悟的人在。

然而，弘一大師當時並不知道這位彭遜之所謂的「即修即悟」並不是因為崇拜佛教所致，而是他當時迷信命理，經推算，他認為必須出家方能免於憂患。馬一浮對他的這種舉動不以為然，曾對他說，研究佛教不一定要出家。在彭遜之出家後，馬一浮仍在給他的信中寫道：

承示新著《天命說》，兼以相從講論見勉。公所謂道，雖非浮之所及知，然以朋友之愛言之，可謂至篤矣。……然以其不好公之道為罪，則不亦過乎。人之契理各有所會，續鳧截鶴，未可強齊。公之諄諄屢以為言者，豈不以實見有生死可出、佛道可成乎？乃若浮則無得無證，不見有生死可出、佛道可成，與公今日見處正別。若今執吝幻色而修如公所示法門，此皆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公即作佛，浮亦甘處大闡提。豈不聞大集魔王臨危不變，雖瞿曇不奈伊何。雖然如此，朋友之舊決不因是而改，公雖盡力訶斥，浮亦決不謗公。願泯然平懷，勿存憤怒，此於公之道無損也。[註 6]

可見，馬一浮與彭遜之的分歧相當嚴重，像這種因推算命理而出家為僧，馬一浮當然是反對的。

彭遜之出家，留下一妻二子，生活無著，馬一浮仍以朋友之道適時接濟，直至其子就業。後來，這位彭遜之又推算命理，自沈錢塘江底，幸被人救起。鑑於他無人照顧，又是馬一浮擔負起了護理之責。此後，彭遜之果然還俗。對於彭遜之後來的情況，弘一大師應該是知道的，可當時卻被彭氏的「即修即悟」所刺激。彭氏出家後，大師也向住在方丈樓裡的弘詳法師提出拜師要求，雖未決定立即出家，但先做在家居士也是可以的。這位弘詳法師知道大師是一個很有名望的藝術家，一時不敢貿然答應。鑑於大師皈依心切，弘詳法師就請他在杭州松木場護國寺的師父了悟法師回虎跑寺來接應李叔同。於是李叔同就在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五日這天拜了悟法師行了皈依禮。取法名演音，號弘一，並於這一年夏天正式出家為僧。

馬一浮顯然把弘一大師看成是與彭遜之完全兩類的人物。換句話說，馬一浮對彭遜之的出家是不屑一顧的，而對弘一大師的出家則是理解而敬重的。因為弘一大師的出家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之上，而彭遜之的出家是由於迷信所致。而就實際成就論，馬一浮對他倆有過評價：

弘一法師天才不及安仁（引者按：安仁即彭遜之），而持律守一，一事不苟。由今觀之，成就乃有過之。[註 7]

所以，當馬一浮得知弘一大師出家兩個月後要在靈隱寺受戒（圖四、五）的消息後，親自到靈隱寺看望他，並向他贈送了明代蕩益大師《靈峰毗尼事義集要》、清代見月律師《寶華傳戒正範》各一冊。關於此事，弘一大師後來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的自序裡寫道：



圖四：弘一大師受戒之處——杭州靈隱寺

余於戊午七月出家落髮，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馬一浮居士貽以《靈峰毗尼事義集要》並《寶華傳戒正範》，披玩周環，悲欣交集，因發學戒之願焉。[註 8]



圖五：弘一大師受戒後獲得的護戒牒。

可知，從客觀上講，馬一浮為弘一大師的學佛研佛起到了「指路人」的作用。

對於這樣的一位「指路人」，弘一大師是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學習的機會的。這從他以及他的道友的一些書信文章中都能透露出若干信息。比如，范古農居士在〈述懷〉一文中寫道：一九一八年，弘一大師出家後，「即於九十月間來嘉興佛學會……居會約兩月，杭州海潮寺請一雨禪師打禪七，馬一浮先生招之往，遂行」[註 9]。弘一在回到杭州後，也曾

在給舊友許幻園的信中提到：

在禾晤譚為慰。馬一浮大師於是間講《起信論》，演音亦侍末席，暫不他適。[註 10]

一年以前，馬一浮就有意約弘一大師同往海潮寺，當時弘一大師還未出家，因故未能同行。

此信息可從馬一浮於一九一七年致弘一大師的一封信中可知：

昨復過地藏庵，與楚禪師語甚久。其人深於天台教義，綽有玄風，不易得也。幻和尚因眾啟請，將以佛成道日往主海潮寺，遂於今夕解七，明日之約蓋可罷已。海潮梵宇宏廣，幻和尚主之，可因以建立道場。亦其本願之力，故感得是緣。月法師聞於今日茶毘，惜未偕仁者往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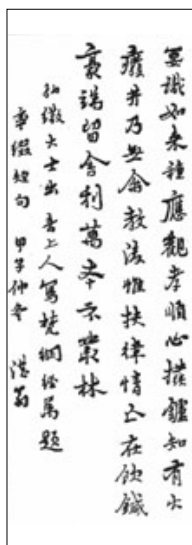
叔同居士足下

浮和南 初六日[註 11]

既然上一年無緣前往，而這回馬一浮在海潮寺講《起信論》，弘一大師自然是十分珍惜聽講的機會了。在佛籍的交流方面，這在弘一大師與馬一浮來講應該是經常性的。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七日馬一浮曾有一信致弘一大師，信中就談到了這方面的內容：「去月李榮祥居士見寄尊撰《五戒相經箋要》卅部，已分贈所知，並感垂誘之切，敬謝無量。」——這是弘一大師向馬一浮贈書；「曩時奉對，曾謂欲得《清涼疏鈔》一部。今嘉興陸序茲願以其父無病居士遺書奉贈。謹托同莊為致之，至時希命侍者賜答。」——此乃馬一浮為弘一大師覓書並轉贈之紀錄。[註 12]

馬一浮曾多次為弘一大師手書佛經題辭題詩。一九二四年農曆十一月，弘一大師之師弟弘傘法師出弘一大師手書《梵網經》請馬一浮題詞，馬一浮欣然題一偈（圖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馬一浮應劉質平之請為弘一大師書《華嚴》集聯手跡題跋。在這篇跋中，留下了馬一浮對

圖六：馬一浮題弘一大師手書《梵網經》。



弘一大師書法的評價：

大師書法得力於〈張猛龍碑〉，晚歲離塵，刊落鋒穎，乃一味恬靜，在書家當為逸品。嘗謂華亭於書頗得禪悅，如讀王右丞詩。今觀大師書，精嚴淨妙，乃似宣律師文字。蓋大師深究律學於南山靈芝，撰述皆有闡明。內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註 13]

弘一大師也曾因自己的書法得到馬一浮的讚賞而引以為榮：「拙書爾來，意在晉唐，無復六朝習氣。一浮甚贊許。」這便是兩位大師的心交神會。[註 14]

一九二〇年初夏，弘一大師將赴浙江新登閉關。臨行前，馬一浮有詩贈別。詩題為〈弘一上座將掩室新登北山窠絕處，以此贈別，且申贊喜〉，詩曰：

平地翻登百丈崖，涅槃有路絕梯階。  
何人把手成相送，第一安心是活埋。  
古廟香爐非去住，晴空連榻莫差排。  
白豪影裡看行道，徧界蓮華眨眼開。

消息應聞木馬嘶，住山鋤子任輕攜。  
了無一物呈高座，不見當前有闍黎。  
何必度河兼過嶺，是誰曳耙與牽犁？  
他年放出關中主，始信東方月落西。[註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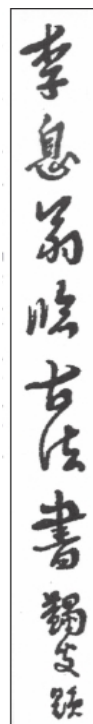
馬一浮曾為弘一大師所書《阿彌陀經》題詩，詩題為〈題月臂師書《阿彌陀經》，用菴庵韻〉，詩曰：

身似匏瓜豈繫予，誰能鬱鬱此久居？

末法已無三代禮，群迷賴有西方書。  
 天台山下客騎虎，大庾嶺頭人網魚。  
 蓮華若見金台相，功德休計恒沙如。[註 16]

弘一大師曾名其宴坐之所為「旭光室」，馬一浮又為之作〈旭光室記〉：

弘一上座專心淨業，遠秉蕩益大師，近承印光長老，以為師範。囑顏其宴坐之所曰旭光，示於四威儀中不違本志。予既隨喜讚歎，因謂初時後日，並照高山，海印森羅，同歸本曜。故赤日杲杲，乃知夜半正明，回爍乾坤，亦是天曉不露。這一絡索，也要上座委悉。然則二老只是一光，西方不離當處。旭光即是上座，上座即是旭光，豈復更有光相可尋，名字可得。雖然如是，也不得草草入此室來，急著眼看古德與汝相見了也。[註 17]



圖七：馬一浮題寫的「李息翁臨古法書」

在上述文字中，馬一浮除了對弘一大師的淨修表示敬意外，顯然也有他的修佛主張。

一九二九年，夏丏尊編選《李息翁臨古法書》，馬一浮為該集題簽（圖七）。

出家後的弘一大師曾與學生弟子豐子愷合作《護生畫集》。一九二九年二月《護生畫集》初集由開明書店出版，而為畫集作序的也是馬一浮。他在序言中對《護生畫集》的點評十分到位（圖八）：

《華嚴》家言：「心如工畫師，能出一切象。」此謂心猶畫也。……月臂大師（引者按：月臂大師即指弘一大師）與豐君子愷、李君圓淨，並深解藝術，知畫是心，因有《護生畫集》之制。……三人者蓋夙同誓願，假善巧以寄其惻怛，將憑茲慈



圖八：馬一浮撰並書《護生畫集》序

力，消彼癡心，可謂緣起無礙，以畫說法者矣……

這篇序言寫於一九二八年農曆七月，是弘一大師親自請馬一浮撰寫的，理由是馬一浮在這篇序言的結尾處說道：

月臂來書，囑綴一言，遂不辭葛藤而為之識。

一九二九年，馬一浮還有〈題弘一大師影像〉詩一首：

看取眉毛拖地，何妙鼻孔撩天。  
一任諸方□邈，還他法爾依然。  
如來叵見色相，普賢徧出身雲。  
若問觀音正面，更無一物呈君。[註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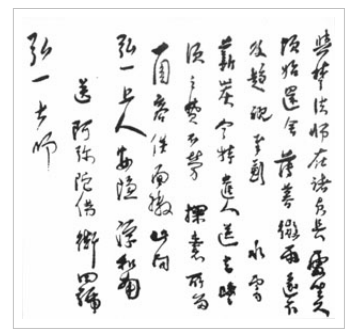


圖九：《清涼歌集》封面，馬一浮題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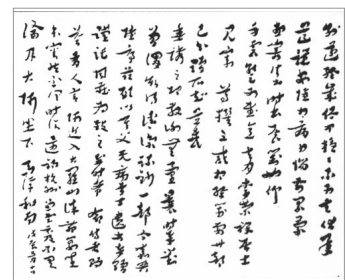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由弘一大師撰詞的《清涼歌集》出版，該書封面的題簽者也是馬一浮（圖九）。

目前收錄在《馬一浮集》裡的馬一浮致弘一大師書信有五通，其中談論佛教的有四通。而實際上，目前還能從圖片資料（圖十、十一）上看到的馬一浮致弘一大師的書信。在一九三九年弘一大師六十初度之時，馬一浮有一首六言詩致賀：

世壽迅如朝露，臘高不涉春秋。  
寶掌千年猶駐，趙州百歲能留。  
徧界何曾相隔，時寒珍重調柔。  
深入慈心三昧，紅蓮化盡戈矛。[註 19]



圖十：馬一浮致弘一大師書信書迹



圖十一：馬一浮致弘一大師書信書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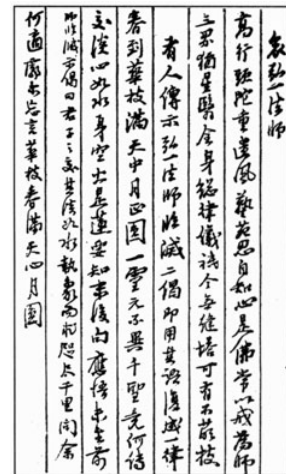


對於弘一大師的圓寂，馬一浮是很傷感的。這在他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寫給朱鏡宙的信中有直接的表露。他在信中說：

弘一法師，公所推挹，惜遂遷化。失此僧寶，喪我良朋，能無悼嘆？舊與齋庵各有二詩，今以錄奉。亦緣公於弘師，久欲參承，當同贊仰也。寫詩者為山中學人王伯尹，夙好弘師楷法，頗能得其彷彿，虎賁中郎，亦或公之所喜邪。[註 20]

此外，馬一浮有悼詩〈哀弘一法師〉（圖十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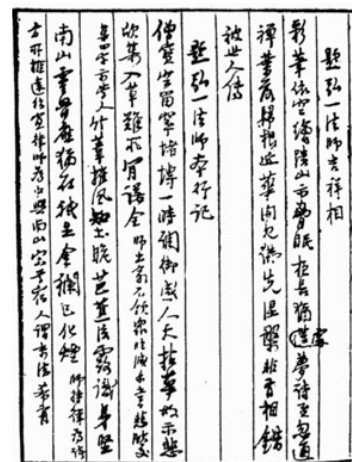
高行頭陀重，遺風藝苑思。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為師。  
三界猶星翳，全身總律儀。  
祇今無縫塔，可有不萌枝？[註 21]



圖十二：馬一浮書〈哀弘一法師〉

後人常對弘一大師圓寂時的照片和大師絕筆「悲欣交集」有不少評說。馬一浮也一樣，他以詩的方式對此表示了他的態度。〈有人傳示弘一法師吉祥相，因題其後〉（手書題為〈題弘一法師吉祥相〉，圖十三）這樣寫道：

彩筆依空繪，隕山示脅眠。  
夜長猶選夢，詩至乃通禪。  
葉落歸根近，花開見佛先。  
涅槃非有相，錯被世人傳。



圖十三：馬一浮手書〈題弘一法師吉祥相〉和〈題弘一法師本行記〉。

在這裡，馬一浮用一種更高遠而深廣的佛家見地表達了他的意見。〈題弘一法師本行記〉（見圖十三）一詩談到了「悲欣交集」：

僧寶空留窳堵磚，一時調禦感人天。

拈華故示悲欣集，入草難求肯諾全。

(師出家不領眾，臨滅手書「悲欣交集」四字示學人)

竹箬摧風知土脆，芭蕉泫露識身堅。

南山靈骨應猶在，祇是金襴已化煙。

(師持律為諸方所推，遠紹宣律師，為中興南山宗尊宿，人謂末法希有) [註 22]

馬一浮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致李芳遠的信中說道：

前聞弘一法師遷化，曾以一詩寄豐子愷，托為轉奉法師嗣法人，以志哀悼。頃承錄示法師臨滅二偈，讚歎有分。復用偈中語成一詩，並已寫去（前詩即不更錄），可告法師靈坐，不須編入紀念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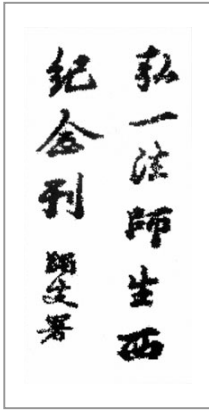
弘一大師圓寂後的第二年，印西自北天目山致函馬一浮，謂浙中沙門仰師高行，欲奉大師生前衣鉢，營塔於山中，要求馬一浮為之題記。馬一浮遂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為之寫了一篇〈弘一律主衣鉢塔記并銘〉（圖十四）。在這篇題記中，馬一浮主要對弘一大師修南山律的意義作了闡發。他說：

自唐以來，講肆禪林，門庭並盛，獨南山宣律師以弘律著。迨及靈芝，其傳寢微。晚近諸方受具，雖粗存儀規而莫窺律文，不究事相者有之。音公（引者按：音公即弘一大師）生當末法，中歲出家，不為利養，誓以明律，振此頹風。發憤手寫《四分律戒相表記》，校正南山《三大部》，並為時所稱。講論尤力，諸方推之，號曰律主。至其秉心介潔，制行精嚴，儼然直追古德，可謂法界之干城、人天之師範者也。



圖十四：馬一浮手書之〈弘一律主衣鉢塔記并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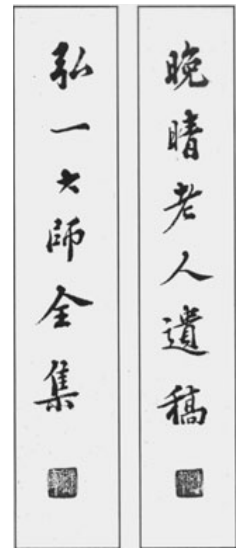
圖十五：馬一浮為《弘一大師生西紀念冊》題封面



此評價實不可謂不高了。有意味的是，馬一浮此題記還有附文，曰〈文成示學人〉。此附文對《弘一法師生西紀念冊》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其中乃無一佳文，深為弘一惋嘆。」馬一浮是大學者，而《弘一法師生西紀念冊》也是由他題的封面（圖十五），他對紀念文章質量的要求自然很高。他的這一批評，初衷乃是為了能對弘一大師有一個準確的評價。他以為別人沒有能做到這點，所以他要自己來做了。比如他在附文中就說：印西請寫題記，一時未及撰寫，但「今日因看此紀念冊，忽然觸發，即立成之，略不加點，而其言質實，可以示後」。可見，馬一浮對準確評價弘一大師是十分在意的。[註 23]

馬一浮曾多次應劉綿松之請為《弘一大師全集》題簽或題詞（圖十六）。比如，馬一浮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致姜丹書函中說：「來書並附劉君函，囑題弘一法師書簽，今並劉函奉還。」[註 24] 又如，一九六五年，馬一浮還有〈題《弘一大師全集》〉詩一首（圖十七）：

名句文身示法空，  
一花一葉總神通。  
會看徧滿塵沙界，  
萬行莊嚴在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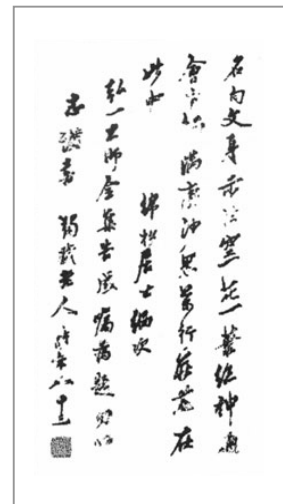


圖十六：馬一浮為劉錦松編《弘一大師全集》所題之字

按：劉綿松為編《弘一大師全集》努力多年，終因種種原因，此書未能出版。

一九四六年九月，馬一浮有〈弘一上人為蘇盦書《先君遺訓卷子》跋〉。跋語不長，錄存如下：

賢父遺規，良師付囑。高僧所書，崑山片玉。奕世寶之，永勵末俗。蘇盦出示此卷，囑為題贊，率書數語以貽之。丙戌仲秋，蠲叟。[註 25]



圖十七：馬一浮題《弘一大師全集》詩

一九四八年秋後，弘一大師部分骨灰被送抵杭州暫存招賢寺。後由堵申甫自招賢寺移至虎跑安埋於山岡。當時，馬一浮就已爲此題寫過碑文。一九五四年初，杭州弘一大師舍利塔落成（圖十八），馬一浮又爲塔身題寫了「弘一大師之塔」六個篆字。紀念塔落成典禮時，馬一浮亦親自參加，並有〈虎跑弘一律主塔成，子愷約往觀禮。是日寒雨，至者甚眾。蘇盦有詩，予亦繼作，兼示子愷〉詩一首：

扶律談常盡一生，涅槃無相更無名。  
昔年親見披衣地，此日空餘繞塔行。  
石上流泉皆法乳，岩前雨滴是希聲。  
老夫共飽伊蒲饌，多愧人天獻食情。[註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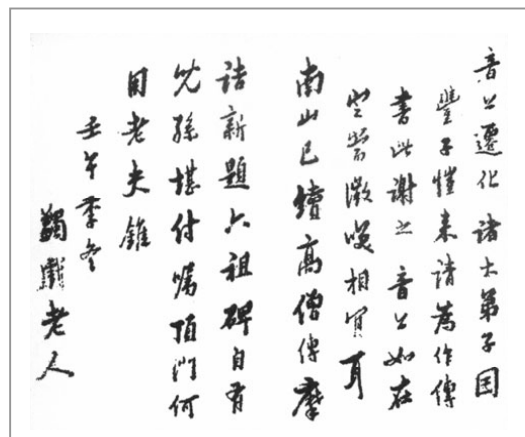
圖十八：杭州弘一大師之塔落成典禮時，馬一浮（中白鬚者）與同仁合影留念

馬一浮有關弘一大師之塔的詩還有一首，以往很少被人注意。此詩寫於塔成之前的一九五三年夏，題目是〈虎跑尋弘一律主塔和蘇盦〉。詩如下：

塔樣今誰覓，書名久尚傳。  
 青山空滿目，白浪竟滔天。  
 暑入雙林滅，人來百鳥先。  
 殘僧知熱鬧，十斛與烹泉。[註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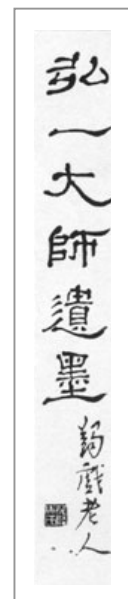
最後特別要介紹的是，弘一大師圓寂後，豐子愷曾請求馬一浮為弘一大師作傳。然而，馬一浮終於沒有寫。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不知其中原因，但從目前發現的一張馬一浮手迹照片（圖十九）中，可知其理。此照片中的文字這樣寫道：

音公遷化，諸大弟子因豐子愷來請為作傳，書此謝之。音公如在，定當微笑相肯耳。南山已續高僧傳，摩詰新題六祖碑。自有兒孫堪付囑，頂門何用老夫錐。壬午季冬蠲戲老人。



圖十九：馬一浮解釋不為弘一大師作傳的詩文手迹

由此可知，馬一浮之所以不為弘一大師作傳，是因為他以為像弘一大師這樣的大智慧，其英名蓋世，何須贅言。



圖二十：馬一浮為《弘一大師遺墨》題簽

【註釋】

[註 1] 馬一浮，〈致弘一法師生西紀念會信〉，《馬一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二冊。

[註 2] 《蘇曼殊文集》下（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

[註 3] 豐子愷，〈陋巷〉，《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

[註 4] 袁卓爾，〈一代儒宗，高山仰止〉，夏宗禹編《馬一浮遺墨》（華夏出版社，一九九

一年六月)。

[註 5] 《馬一浮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二冊。

[註 6] 同 [註 5]。

[註 7] 同 [註 5]，第三冊。

[註 8] 弘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敘〉，《弘一大師全集七·佛學卷(七)、傳記卷、序報、文藝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四一九頁。

[註 9] 范古農，〈述懷〉，《弘一大師永懷錄》(大雄書局，一九四三年)。

[註 10] 弘一大師致許幻園信，《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第八十五頁。

[註 11] 同 [註 5]。

[註 12] 同 [註 5]。

[註 13] 同 [註 5]。

[註 14] 弘一大師致堵申甫信，《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第一四二頁。

[註 15] 同 [註 7]。

[註 16] 同 [註 7]。

[註 17] 同 [註 5]。

[註 18] 同 [註 7]。

[註 19] 同 [註 7]。

[註 20] 同 [註 5]。

[註 21] 同 [註 7]。

[註 22] 同 [註 7]。

[註 23] 同 [註 5]。

[註 24] 同 [註 5]。

[註 25] 同 [註 5]。

[註 26] 同 [註 7]。

[註 27] 同 [註 7]。